

维稳执勤环境对官兵心理状态的影响分析

冉瑞忠¹,王均强²,戴永红³,王 成⁴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医院医学心理科¹,内科²,骨科³,重症医学科⁴,江苏 无锡 214000)

摘要:目的 探讨执勤环境对官兵心理状态的影响,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于 2019 年 12 月-2020 年 2 月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自编适应环境问卷量表对武警某部南方某地区 3150 名居住在六类不同环境下的维稳执勤官兵进行心理评估,分析影响维稳执勤官兵心理状态的影响因素。结果 除事件刺激环境外,其余五类不同环境下维稳执勤官兵 SCL-90 评分均低于军人常模及地方常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不同环境下维稳执勤官兵 SCL-90 各因子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自编适应环境量表显示,刺激源中的“批评责骂”占比达 41.65%，“生活小事件”占 41.29%，心理影响症状表现中“躯体症状”占比 22.05%，“人际关系紧张”占比 21.15%，而应对方式中“自身调整”占 46.53%、“他人帮助”占 30.42%、“参加集体活动”占 16.81%；执勤官兵心理症状在开始执勤任务 1 个月内增加较多(30.06%)，1~2 个月时出现大幅减低(20.02%)，2~4 个月再次出现增幅(24.58%)，4 个月后增幅放缓(25.34%)。结论 环境改变、刺激事件及缺少社会支持是影响官兵心理状态的主要因素，需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干预。

关键词:维稳执勤环境;执勤官兵;心理状态;社会支持

中图分类号:R395.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6-1959.2022.14.007

文章编号:1006-1959(2022)14-0037-04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Steady Work Environment on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Soldiers

RAN Rui-zhong¹,WANG Jun-qiang²,DAI Yong-hong³,WANG Cheng⁴

(Department of Medical Psychology¹,Department of Medicine²,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s³,Department of Critical Medicine⁴, the General Hospital of the Second Mobile Corps of the People's Armed Police,Wuxi 214000,Jiangsu,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duty environment on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soldiers and analyze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Methods** From December 2019 to February 2020, the Symptom Checklist 90 (SCL-90) and the self-designed adaptive environment questionnaire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3150 stability-maintaining officers and soldiers living in six different environments in a certain southern part of the armed police,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stability-maintaining officers and soldiers were analyzed. **Results** In addition to the event-stimulated environment, the SCL-90 scores of the five types of stability maintenance officers and soldiers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military norm and the local norm,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each factor score of SCL-90 among officers and soldiers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P<0.05$). The self-made adaptive environment scale showed that "criticism and scolding" accounted for 41.65%, "life events" accounted for 41.29%, "physical symptoms" accounted for 22.05%, "interpersonal tension" accounted for 21.15%, and "self-adjustment" accounted for 46.53%, "help others" accounted for 30.42%, "participation in collective activities" accounted for 16.81%. The psychological symptoms of the officers and soldiers on duty increased more within one month after the start of duty (30.06%),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within 1-2 months (20.02%), increased again within 2-4 months (24.58%), and slowed down after 4 months (25.34%). **Conclusion** Environmental change, stimulus events and lack of social support a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soldiers, which need to be intervened in future work.

Key words: Maintenance of stability and duty environment; Officers and soldiers on duty; Mental state; Social support

战士是青年人群中的优秀力量,担负着保家卫国的重大责任,心理压力较高,因此在面临环境改变、工作及生活方式转变等应激事件后,更易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1]。近年来,随着武警部队执勤任务多样性和机动性的增加,官兵执勤环境日趋复杂且时有变化,导致了部分执勤官兵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2]。为更好服务基层、提高官兵适应能力,我院于 2019 年 12 月-2020 年 2 月对执行南方维稳执勤任务的某部官兵进行心理状态调查,以期了解执勤官兵的心理状况,为提高执勤官兵应对执勤任务和环境变化的调整和适应能力制定策略。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于 2019 年 12 月-2020 年 2 月选择执勤时间 4 个月以上的武警某部南方执勤男性官兵作

为调查对象,共调查问卷 315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994 份,回收有效率 95.05%。

1.2 方法

1.2.1 评估方法 评估前统一培训施测人员,规范引导语、施测过程问题解答、施测问卷规范收交等。集中对官兵进行问卷调查,设置 SCL-90 标准量表和自编适应环境问卷量表,组织驻扎在机场航站楼、体育馆站台、工厂厂区、集装箱宿舍、训练基地及军营营区的六类执勤官兵进行调查。统一回收量表后,统计结果按照六类环境组及一个“事件刺激”组(即近期遇事件刺激并有相应症状表现人员,从各环境组依据自编适应环境量表答题内容筛查提取,为特殊对应比照组)共七组统计。自编适应环境问卷按照刺激源、症状表现、症状出现时间、应对方式进行人次及占比统计。

1.2.2 调查工具 ①症状自评量表(SCL-90):共 90 个条目,凡 1 个因子分 >2 分或总分超过 160 分,或

作者简介:冉瑞忠(1973.12-),男,贵州遵义人,本科,主治医师,主要从事精神卫生、医学心理咨询、团体心理训练及军人心理维护研究

阳性项目数 ≥ 43 ,作为阳性统计;②自编适应环境问卷:自编问卷采取开放式答题,设10个条目,通过常见刺激源、症状表现、症状出现时间及应对方法等评估环境对官兵的心理影响。

1.3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 SPSS 26.0 统计软件分析,计量资料先行正态性检验及方差齐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bar{x}\pm s)$ 表示,行 t 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M(P_{25}, P_{75})]$ 表示,采用非参数检验,各组间差异比较采用多个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采用 Bonferroni 校正法校正 P 值,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各环境军人 SCL-90 量表得分与军人常模、地方常模比较 除事件刺激环境外,其余五类不同环境下维稳执勤官兵 SCL-90 评分均低于军人常模及地

方常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不同环境下维稳执勤官兵 SCL-90 各因子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自然环境因素中,分值升高主要表现为于强迫、人际关系、躯体化三个因子组上,机场、体育馆、工厂区均分位居前列,集装箱这三项因子均分较工厂区低,但其他各因子均分较工厂区高,总均分超过工厂区,阳性项目均分低,仅高于刺激事件。另外各环境下的“其他”项目因子分值相较同环境下各因子分高。机场环境中各因子均分值较其他环境高,症状表现的总人次居首,不同时间出现症状人次较多,应对方式上主动寻求他人帮助及集体活动人次较少。事件刺激因子分、总均分值均较高,其各项因子分值较各环境高,而阳性项目均分在各环境因子分中最低,阳性项目特别高的官兵并不多,但因子分整体均值高,见表1。

表1 各环境军人 SCL-90 量表得分与军人常模、地方常模比较($\bar{x}\pm s$,分)

项目	机场($n=467$)	体育馆($n=435$)	集装箱($n=525$)	工厂区($n=512$)	训练基地($n=512$)
躯体化	1.57 \pm 0.63	1.38 \pm 0.43	1.34 \pm 0.48	1.36 \pm 0.40	1.29 \pm 0.40
强迫	1.61 \pm 0.64	1.52 \pm 0.47	1.35 \pm 0.48	1.49 \pm 0.41	1.48 \pm 0.44
人际关系	1.55 \pm 0.63	1.42 \pm 0.42	1.34 \pm 0.51	1.37 \pm 0.38	1.33 \pm 0.42
抑郁	1.53 \pm 0.60	1.29 \pm 0.38	1.33 \pm 0.45	1.25 \pm 0.37	1.26 \pm 0.42
焦虑	1.55 \pm 0.51	1.30 \pm 0.37	1.31 \pm 0.44	1.24 \pm 0.34	1.28 \pm 0.41
敌对	1.51 \pm 0.63	1.32 \pm 0.42	1.32 \pm 0.49	1.25 \pm 0.36	1.26 \pm 0.40
恐怖	1.40 \pm 0.50	1.18 \pm 0.32	1.25 \pm 0.34	1.15 \pm 0.27	1.20 \pm 0.33
偏执	1.50 \pm 0.58	1.31 \pm 0.41	1.32 \pm 0.47	1.26 \pm 0.36	1.25 \pm 0.37
精神病性	1.43 \pm 0.51	1.26 \pm 0.33	1.29 \pm 0.41	1.22 \pm 0.28	1.23 \pm 0.36
其他	1.54 \pm 0.62	1.40 \pm 0.37	1.33 \pm 0.46	1.34 \pm 0.38	1.32 \pm 0.39
总均因子分	1.52 \pm 0.55	1.36 \pm 0.35	1.32 \pm 0.42	1.30 \pm 0.31	1.28 \pm 0.33
阳性项目均分	2.00 \pm 0.88	2.04 \pm 0.61	1.66 \pm 0.99	2.09 \pm 0.53	2.05 \pm 0.64
总均分	136.86 \pm 49.37	121.54 \pm 31.21	118.87 \pm 37.65	116.94 \pm 28.27	116.48 \pm 31.90
阳性项目	32.72 \pm 25.13	21.03 \pm 20.41	22.76 \pm 21.77	21.49 \pm 18.57	17.38 \pm 22.90

项目	营区($n=493$)	事件刺激($n=567$)	军人常模	地方常模
躯体化	1.33 \pm 0.43	1.75 \pm 0.56	1.55 \pm 0.57	1.37 \pm 0.48
强迫	1.46 \pm 0.47	2.11 \pm 0.62	1.77 \pm 0.60	1.62 \pm 0.58
人际关系	1.37 \pm 0.44	1.90 \pm 0.60	1.78 \pm 0.61	1.65 \pm 0.61
抑郁	1.25 \pm 0.38	1.77 \pm 0.58	1.64 \pm 0.60	1.50 \pm 0.59
焦虑	1.27 \pm 0.39	1.85 \pm 0.48	1.52 \pm 0.52	1.39 \pm 0.43
敌对	1.27 \pm 0.40	1.70 \pm 0.66	1.62 \pm 0.62	1.46 \pm 0.55
恐怖	1.18 \pm 0.30	1.44 \pm 0.49	1.35 \pm 0.45	1.23 \pm 0.41
偏执	1.26 \pm 0.37	1.70 \pm 0.62	1.67 \pm 0.63	1.43 \pm 0.57
精神病性	1.23 \pm 0.31	1.62 \pm 0.53	1.51 \pm 0.50	1.29 \pm 0.42
其他	1.31 \pm 0.37	1.77 \pm 0.54		
总均因子分	1.30 \pm 0.35	1.76 \pm 0.48		
阳性项目均分	1.89 \pm 0.82	1.28 \pm 0.43		
总均分	116.69 \pm 31.48	157.95 \pm 43.27		
阳性项目	19.18 \pm 17.49	41.66 \pm 19.41		

2.2 自编适应环境调查结果 自编适应环境量表显示,刺激源中的“批评责骂”占比达 41.65%，“生活小事件”占 41.29%，心理影响症状表现中“躯体症状”占比 22.05%，“人际关系紧张”占比 21.15%，而应对方式中“自身调整”占 46.53%、“他人帮助”占 30.42%、“参加集体活动”占 16.81%；执勤官兵心理症状在开始执勤任务 1 个月内增加较多(30.06%)，1~2 个月时出现大幅减低(20.02%)，2~4 个月再次出现增幅(24.58%)，4 个月后增幅放缓(25.34%)，见表 2。

表 2 自编适应环境调查结果

居住环境	n	刺激源(n=2754)			
		批评责骂	生活小事件	大刺激事件	其他
机场	467	203	201	6	73
体育馆	435	186	198	12	63
集装箱	525	210	153	17	53
工厂区	512	191	216	15	58
训练基地	512	181	167	9	80
营区	493	176	202	16	68
占比[n(%)]		1147(41.65)	1137(41.29)	75(2.72)	395(14.34)

居住环境	症状表现(n=1551)					
	躯体症状	失眠	抑郁心境	焦虑情绪	人际关系紧张	影响工作
机场	68	36	52	53	59	17
体育馆	52	23	46	61	65	13
集装箱	54	41	39	38	47	9
工厂区	55	31	58	49	52	14
训练基地	56	29	46	42	44	21
营区	57	26	61	54	61	22
占比[n(%)]	342(22.05)	186(11.99)	302(19.47)	297(19.15)	328(21.15)	96(6.19)

居住环境	不同时间出现症状(n=1314)				应对方式(n=5096)			
	≤1 个月	1~2 个月	2~4 个月	>4 个月	自身调整	他人帮助	集体活动	其他
机场	75	54	62	69	429	216	83	35
体育馆	67	45	58	61	411	321	76	46
集装箱	69	34	44	43	380	210	123	51
工厂区	71	52	59	61	406	267	187	63
训练基地	60	42	53	55	365	198	178	52
营区	53	36	47	44	380	338	210	71
占比[n(%)]	395(30.06)	263(20.02)	323(24.58)	333(25.34)	2371(46.53)	1550(30.42)	857(16.81)	318(6.24)

3 讨论

武警某部南方执勤官兵居住地由华东、华南、西南等地转到属亚热带气候、天气闷热的南方某城市，年气温在 8℃~38.7℃，平均气温 24℃^[3]，官兵分散于不同环境居住并封闭管理，分别为机场航站楼、体育馆站台、工厂厂房、集装箱宿舍、训练基地及军营营区，各项训练受场地限制难以开展，同房间人员住宿拥挤，部分驻地生活用水困难，环境较执勤前明显改变，从而出现一定程度上的适应障碍。有研究表明^[4]，心理健康是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部队官兵担任维稳执勤任务期间，良好的外在环境可以营造良好健康的心理氛围，对培养他们良好的心理素质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而健康的心理氛围可为军人健康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主要体现于个体与自然

条件、社会因素和个体对环境的适应性三个方面。

研究显示^[5]，人群在熟悉的居住环境改变后，即使生活条件较以前有所提升，但幸福感并不一定随之提升，考虑可能与短时间不能适应有关。本次研究发现，官兵由熟悉的居住环境转变到陌生环境，且气候及居住条件较前变差，如天气炎热、密集居住、洗漱及购物不便、娱乐设施不全、训练场地不足并影响训练质量等，这些变化带来整个群体需进行新的适应，期间出现了由下至上的群体性焦虑、枯燥情绪变化，体现于总分及“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三项因子分较为突出，这与既往部分研究结果相符^[6,7]。社会环境方面，本研究提示，部分团体管理缺乏人文关怀(部分骨干带团模式中批评多、表扬少，欠缺个体差异化技巧)、统筹欠缺(各类检查评比多，军营全方

位高压管理,文娱活动开展少,休息时间特别是节假日被占用),封闭管理环境下不能有效解决官兵个人事项(因维稳执勤影响官兵考学准备以及职务晋升、家人生病、婚期推迟、个别家庭涉法等困难)。这些社会环境因素对维稳执勤官兵易造成心理上缺乏社会支持资源,孤独感明显,缺少排解压力的渠道,长期存在必然形成负面心理影响,致情绪波动、激惹行为等发生,与既往研究^[8]结果基本一致。个体对环境的适应性方面,此次研究发现机场组中刺激源出现人次较多,症状表现的总人次居首,应对方式上主动寻求他人帮助及集体活动人次较少,考虑可能与环境恶劣及事件刺激导致适应环境不良有关,说明刺激事件对官兵心理健康影响较大,提升了因子分整体均值,提示事件刺激会造成官兵心理影响并成正相关性。有研究提示^[9],适当的鼓励及积极向上的环境可影响青少年的心理,而面对维稳执勤环境生活条件有限、文化活动少、训练强度和执勤压力大以及封闭式管理带来的人文关怀矛盾等社会诱因以及适应不同骨干带团模式,官兵易产生负性情绪并扩散,出现环境适应慢,产生相应心理问题,严重者出现精神障碍表现,需进行适当的调整。

维稳执勤环境对军人心理影响除与自然环境恶劣程度、事件刺激之外还和执勤时长成正相关性,与军人积极特质及骨干带队模式因素成负相关性^[10]。本研究发现,积极特质人群有较强的心理韧性,能应对较强的心理应激,日常管理训练中持续培养军人忠诚、奉献、正直、勇气、荣誉、使命、坚韧等特质,将提升军人积极特质作为一项长期日常化训练,并把积极特质融入持续的个人发展,可提升其心理、情绪、精神、社会适应和家庭健康水平^[11,12],帮助军人及其家庭提高心理韧性以预防心理问题发生。掌握如放松及情绪稳定技术等心理自我调节技术或方法、活动能提升自我应对挫折的能力^[13]。本研究发现,出现症状时间以开始执勤任务1个月内增加较多,1~2个月时出现大幅减低,2~4个月再次出现增幅,4个月后增幅放缓,症状表现多样化,提示心理影响与官兵维稳执勤时长可能有一定正相关性,因此可以认为,长期持续心理韧性训练能提升个体及团体心理韧性,起到积极预防严重心理应激问题的发生^[14-16]。本研究显示,单位骨干带队模式对团队心理影响成负相关性,个人特质积极、风格灵活、团体氛围积极,则整体团体心理韧性较强,出现心理问题现象较少,与团队心理健康成显著正相关性,可明显降低群体官兵负面心理影响风险。因此,加强骨干培训、上下级监督有效结合督导改善带团模式,提供有力的社会支持对保障官兵身心健康、维护团体心理环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执勤维稳过程中官兵心理因素受到如环境改变、刺激事件、社会支持等诸多因素影响,

需在今后的心理工作中加以有效干预,以期有效降低心理影响风险、稳定团体心理环境,为保障基层部队工作开展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

参考文献:

- [1]张川敏,梁铭,雷阳.新兵训练阶段心理工作要点探讨[J].武警医学,2012,23(11):998-1000.
- [2]郭旦峰,王岩,沈美华.武警官兵遂行处突反恐任务中的心理健康保障[J].武警后勤学院学报(医学版),2021,30(3):63-64.
- [3]袁媛,丁婷,高辉,等.我国南方盛夏气温主模态特征及其与海温异常的联系[J].大气科学,2018,42(6):1245-1262.
- [4]刘俊丽,刘云波,冯正直,等.12486名军人SCL-90测试结果分析[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5,13(6):423-427.
- [5]Ram B, Limb ES, Shankar A, et al. Evaluating the effect of change in the built environment on mental heal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natural experiment [J]. J Epidemiol Community Health, 2020, 74(8): 631-638.
- [6]范秀清.改变和创设环境,让学生更加自信[J].中国校外教育,2009(4):4-5.
- [7]Patel A, Joseph G, Killemsetty N, et al. Effects of 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migration on standards of living in Dar es Salaam, Tanzania: A life-course approach [J]. PLoS One, 2020, 15 (9): e0239735.
- [8]Steenkamp MM, Litz BT, Hoge CW, et al. Psychotherapy for Military-Related PTSD: A Review of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s [J]. JAMA, 2015, 314(5): 489-500.
- [9]Ozer EM, Rowe J, Tebb KP, et al. Fostering Engagement in Health Behavior Change: Iterative Development of an Interactive Narrative Environment to Enhance Adolescent Preventive Health Services [J]. J Adolesc Health, 2020, 67(2S): S34-S44.
- [10]Medeiros E, Shrestha PN, Gaire H, et al. Life after armed group involvement in Nepal: A clinical ethnography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former "child soldiers" over time [J]. Transcult Psychiatry, 2020, 57(1): 183-196.
- [11]Peterson C, Park N, Castro CA. Assessment for the U.S. Army Comprehensive Soldier Fitness program: the Global Assessment Tool [J]. Am Psychol, 2011, 66(1): 10-18.
- [12]Bestha D, Soliman L, Blankenship K, et al. The Walking Wounded: Emerging Treatments for PTSD [J]. Curr Psychiatry Rep, 2018, 20(10): 94.
- [13]Arora R, Rangnekar S. Relationships Between Emotional Stability, Psychosocial Mentoring Support and Career Resilience [J]. Eur J Psychol, 2015, 11(1): 16-33.
- [14]Li C, Martindale R, Sun Y. Relationships between talent development environments and mental toughness: The role of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 satisfaction [J]. J Sports Sci, 2019, 37(18): 2057-2065.
- [15]马志国.“南橘北枳”给班级管理的启示——发挥班级群体规范的心理环境作用[J].新班主任, 2020(6): 44-47.
- [16]Straud CL, Siev J, Messer S, et al. Examining military population and trauma type as moderators of treatment outcome for first-line psychotherapies for PTSD: A meta-analysis [J]. J Anxiety Disord, 2019, 67: 102133.

收稿日期:2021-11-22;修回日期:2021-12-06

编辑/成森